



Haiwai Youzi Lujinhua

# 海外游子陆锦花

纪乃咸 著



# 目录

 Haiwai Youzi Lujinhua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引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  |
| 一、“为口饭，落个难”               | 4  |
| 二、女小生的师傅是男班大花脸            | 6  |
| 三、对着墙壁吊嗓，对着髯口练唱           | 9  |
| 四、被藏在行头箱中几个钟头             | 11 |
| 五、唱三肩小生、学头肩戏文             | 12 |
| 六、1942年越剧改革，她是袁雪芬的合作者之一   | 13 |
| 七、她不仅常演袁小姐的儿子，还是雪声剧团的中坚分子 | 15 |
| 八、马樟花的影子，可到小陆身上去找         | 17 |
| 九、越剧少壮派陆锦花，二十岁组建少壮剧团      | 18 |
| 十、“少壮”首演《礼拜六》一炮打响         | 21 |
| 十一、严厉的母亲，孝顺的女儿            | 25 |
| 十二、“后进青年”变成积极分子           | 28 |
| 十三、究竟“六（陆）大还是七（戚）大”？      | 32 |
| 十四、这批“美锦团”成员竟喊出“陆锦花万岁！”   | 35 |
| 十五、有错处自己承担 有荣誉让给别人        | 38 |
| 十六、越坛“哪吒”第一人，梅、周盛赞有功夫     | 41 |
| 十七、为参加革命 情愿“大”做“小”        | 44 |
| 十八、越剧舞台少见的鞋皮生             | 50 |

## Haiwai Youzi Lujinhua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九、“是我笔下的王魁”             | 58  |
| 二十、“接彩球”“仙凡配”“盘夫”又“索夫”   | 65  |
| 二十一、“我信佛，但我不迷信”          | 72  |
| 二十二、“地下工作的头子”一段光荣的历史     | 76  |
| 二十三、“陆派”成了“落派”           | 84  |
| 二十四、陆锦花有哪些缺点             | 91  |
| 二十五、1980年去香港，热情的观众给她一丝安慰 | 95  |
| 二十六、我是中国人，不想加入美国籍        | 99  |
| 二十七、愿陆派艺术常青              | 105 |

### 附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陆锦花和陆派小生艺术       | 李惠康       | 112 |
| 我所知道的陆锦花         | 绿珠        | 122 |
| 陆派艺术的魅力          | (美国) 庄一鸽  | 128 |
| 脱俗的表演，清丽的唱腔      | (南京越迷) 刘毅 | 132 |
| 一个评弹演员的“陆派情”     | (苏州) 汤敏   | 134 |
| 陆锦花纪事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38 |
| 陆锦花演出剧目一览        |           | 156 |
| 陆锦花唱片、录音、OK带和VCD |           | 176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78 |



纪乃咸

## 海外游子陆锦花

Haiwai Youzi Lujinhua



洛杉矶家门口：她头发虽已花白，但当年的风韵犹在。她右手握着门把，明亮的双眼对着照相机镜头，让人按“快门”。这一姿态的潜台词是：这里是我家，不，准确地说，这里是我在美国的新家！（摄于1994年洛杉矶家门口）



## 引子

洛杉矶，是嵌在太平洋东岸、洛杉矶山脉下的一颗耀眼的绿宝石，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。她由绿树成荫、鸟语花香、气候宜人的众多卫星城镇组成。

在这些卫星城镇中，有一个幽静的小城——蒙特尔公园，又称小台北。在小台北一条宁静小路的两侧，散落着座座美式木结构的小楼房。这些小楼房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华人、华侨。他们有的从台湾，有的从港、澳，也有从大陆移居到此的。虽然都是同胞兄弟，但“鸡犬之声相闻”而不相往来，住在这里十年八年以至几十年的老邻居，相互见面时，只是点个头问声好而已。

在其中的一座小楼里，居住着从大陆移居而来的一户人家，家中的主妇尤为引人注目。以港、台同胞的习惯，均以丈

洛杉矶住家后门



2

夫姓氏称呼妻子，这户人家姓杨，故大家见面时都叫她一声“杨太”。

杨太刚到这里时，头发还是乌黑的，以后慢慢变成灰白相间的，现在已是满头银丝了。俗语说，“树长年轮人添寿”，在她爬上“花甲”、闯过“古稀”的十六、七年的过程中，左邻右舍一成不变的称呼她为——杨太。

杨太黎明即起，洗漱完毕后，便到观音菩萨前，点上三炷清香，为家人祈祷，直至清香深深地弯成一个9字，她才怡然地离开。因为这是吉祥的显示，也是一种安慰吧。

杨太，春养兰花秋种菊。她喜欢兰的幽香，所以年年养兰不止；她爱读有关兰花的诗，“寸心原不大，容得许多香”；“深林不语抱幽贞，赖有微风递远馨”；“生无桃花春风面，名在山林处士家”。她也爱种菊花，她的种花经是“剪枝要果断，浇水不宜多”；她也读有关菊花的诗句，“春露不染色，秋霜不改条”；“黄华沓如金，白花如散银”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……

杨太的生活既平静又有规律。上午养花看书，下午看大陆的电视剧，晚上或是看书或受约去筑筑“方城”。一日三餐，早点是一杯咖啡加两片面包；中餐简单又清淡，荤、素，一律清蒸蒸、水煮煮；晚餐经常外出小酌或与好友“AA”制。偶尔在超市、公园、医院里，有认识她的人（观众），对着她说一句“陆老师，您的这双眼睛叫人忘不了！”她闻之也只是淡淡一笑。

这个平平淡淡过日子的杨太，有谁知她曾是上海红极一时、自成一派，至今仍深受众多戏迷喜爱的越剧表演艺术家——陆锦花！



洗漱完毕后，便到观音菩萨前，点上三炷清香，为家人祈祷



## 一、“为口饭，落个难”

陆锦花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曾说：当年我们学戏演戏的生活环境，确实是十分艰苦的。姐妹们有两句口头禅，叫做“为口饭，落个难”，“为了一日三餐，夜里困在台板”。学唱戏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我吃这“开口饭”，也是为生活所迫。

陆锦花原籍浙江余姚马家堰（现属慈溪县），1927年生在上海。她从懵懂孩提时起，就知多病的爹长期失业，家里全靠娘帮做裁缝下手挣几个钱苦度光阴。由于家境清贫，阿姐十八岁就出嫁，阿哥未成年就当学徒。她只读了四、五年书，就辍学在家，给娘做帮手。当时她家有个远房亲戚在大来剧场包茶堂（室），所以有机会光顾那里，坐在检场的高凳上看白戏。

看着看着，她就遐想 要是我也能登台演戏，不但自己有饭吃，还可以挣钱改善家境，父母就不用为柴米发愁了。不过，这个机敏的女孩，从她爹平时的言谈里知道爹是绝对不会同意她走这条路的。

陆锦花十三岁那年，家中生活每况愈下，实在支撑



学戏前一年十三岁



学戏后，十四岁父死戴孝

不下去了。她瞒着爹，得到娘的同意，经亲戚介绍，拜张福奎为师。这时她爹的病已经很重，学戏进戏班之事，当然不敢告诉他老人家。她的艺名陆锦花，也是用了娘的姓氏。不料，她学戏刚过三个月，爹就与世长辞了。一直到临死前，娘儿俩仍然不忍心把学戏的事告诉他，为的是怕他为此而伤心！

上面这张照片，是正当豆蔻年华的陆锦花。她穿着白衣，头戴白花，脸上带着少女特有的悲绪愁容，这是她十四岁那年为父戴孝时所拍摄的。这张照片是十年“浩劫”时，在造反派抄家后，从地上捡起的一张破碎照片上剪下的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一张伤心而惊心的照片！

有人说，人生是不平凡的，有时欢乐有时愁。陆锦花是在平凡的人生旅途中过着不平凡的生活。她从学戏那年开始就在欢乐—忧愁，忧愁—欢乐的不断运转的生活旋律中，缓缓迈步在人生的道路上……







## 二、女小生的师傅是男班大花脸

陆锦花学戏的地方，叫“四友社”。“四友社”是由四个教戏师傅各带徒弟拼起来的，大家都叫它“凑拢班”。她的师傅张福奎是道士出身的花脸演员，为人心地善良，知道陆锦花家境贫穷，收她为徒时，自弃常规，没有要她办酒水买大红蜡烛。因陆锦花身材扮相比较纤细柔弱，嗓音也比较清丽柔和，不宜演花脸而宜工小生。这样大花脸收了个女小生徒弟，不能直接教唱教演，师傅为此伤透了脑筋，也操了很多心。当时，上海越剧界著名小生不少，女小生有屠杏花、竺素娥等，但因没有门路，无法向她们拜师学艺。著名男小生有支维永、王永春、花碧莲等。支、王二位她见到过几次。他们看了陆的长相，听



15岁的陆锦花（前排左一）



陆锦花（右）与戚雅仙在大来剧场

了陆的唱，觉得是块“料子”，于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试探张福奎“你这个徒弟不错，过堂给我们怎么样？”张福奎既舍不得她，又怕当面拒绝会得罪了名角儿，所以巧妙地推脱说“此事我作不了主，得问徒弟本人啊！”事后，支、王果然来问陆锦花。当时这位纯朴、机灵的姑娘心里想，拜这些名角儿为师自然好，可一笔拜师费花不起！再说这样一定会伤了师傅的心，可不能干对不起师傅的事。想到这两层，她拿定主意大着胆子回答：“我只要一个师傅。”这天真稚气的回话，惹得大家都笑了。尤其是张福奎笑得更欢，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声呀！事后，张福奎常在人前夸赞徒弟有良心、讲义气，要紧关头不嫌弃这个“讨饭师傅”。从此，张福奎更加悉心关照徒弟。旧社会不少师傅都把徒弟当丫头使唤，端茶、盛饭、倒洗脸水，样样要干，可张福奎待徒弟犹如关爱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徒弟早日成才，从不差她跑腿打杂。为了把徒弟带出师，他利用日夜场之间的空隙为徒说戏，为徒配琴。上戏时间则带徒弟到剧场后台去看戏，“抢戏”、“偷戏”，叫徒弟模仿其他小生的唱、念、做、打。越剧演员不善武打，可张福奎要徒弟学武艺，这也是张福奎那时培养徒弟最有效的办法了。



陆锦花十六岁那年进了袁雪芬、张桂莲为台柱的大来剧场。开头唱三肩，等到唱二肩时，师徒俩就分离了。师傅张福奎辗转在杭嘉湖一带跑码头，边演出边带徒。张嗜赌，而且习性难改，欠了一身赌债，最后潦倒在嘉兴。陆得知情况后，托人带去一笔钞票，还清赌债，把师傅赎回上海。从此，师傅见到徒弟既感激又惭愧还带几分“怕”。人传“人家徒弟见师傅怕，陆锦花的师傅见徒弟怕”的说法由此而来。

张福奎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越剧艺人，尤其是带教出一位人称越剧四大小生之一的陆锦花，功不可没。一九六〇年进了上海越剧学校当教师，七十年代退休，从市区迁居闵行。张福奎的命运不好，儿子早逝媳妇改嫁，且不善治家、退休金又少，靠借债度日，最后是债台高筑，鳏寡孤独而死。死后没有人敢为他办理丧葬事宜，怕与前来讨债者说不清楚。陆锦花得知情况后，毅然亲临闵行师傅家，为师傅清理债务，只要有凭有据，笔笔如数归还，又出钱为师傅送葬落土。她的行为，得到邻里和居委的称颂。2001年5月，香港的卜先生宴请陆锦花时，在座的张国华仍用敬佩的口气谈及此事，说“陆老师的举动叫人难忘。”同桌的傅全香、戚雅仙也同声称赞。

现在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但在我们中国的民间，这种至诚的人生交谊，纯真的人生情感是长存的。▼



右为17岁的陆锦花

### 三、对着墙壁吊嗓，对着髡口练唱

9

当年陆锦花学戏，三个月就登台演出。小姐妹们年龄大多在十三、十四岁，为了挣口饭吃，大家硬是废寝忘餐地用功，丝毫不敢马虎。那时剧团一般是日夜两场，有时一天三场，中间还要唱堂会、唱电台。场子里几乎是天天换戏，只要好好学，每天都能学到新的内容。陆锦花后来演出的《仁义缘》、《火烧百花台》、《珍珠塔》等很多戏，就是靠天天在台上台下泡，抓紧时间、利用机会，边看边学、边学边演学会的。在演《平贵别窑》时，因为她人小体弱，只好唱前半段戏。薛平贵别窑一场，她背不动靠旗，只好由其他男演员来演。当时同台演出的其他小姐妹，有的年龄比她还小。有次演出，一个不到十岁的旦角小演员上台跑龙套，一个圆场下来，尿也急得撒在裤子里。

陆锦花在“四友社”里，不但得到张福奎的呵护，还被其他几位师傅所喜爱。与几位学戏的姐妹聚在一起，她似“鹤立鸡群”。比容貌，她是头挑的，虽然还没有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，但能看得出来她已是个秀丽的少女了；比吐词谁清、音色谁美，她也是头挑的；比聪颖灵性、接受能力，她更是头挑的。但这些“头挑”，没有成为陆锦花的包袱，使她放松自己的学习，而是时时珍惜这些“资本”，更加努力刻苦学戏。

为了保住饭碗，她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睡觉，可以说无时不在唱啊念啊，背啊记啊。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还在默背台词，一边走路一边还在揣摩唱腔。越剧演员武功练得不多，但为了使唱念功底打得扎实一些，有个阶

15岁摄于上海徐家汇





段，陆锦花曾坚持每天到剧场屋顶平台上练功吊嗓，即使刮风下雨也不间断。为了让声音送得远些，她曾按照老一辈的土办法，有意对着风口喊嗓；为了能让观众听清唱念中的每一个字，她曾对着墙壁发声；为了练出厚实的底气，又不打扰邻居的安宁，她曾在家里特备一口大髹，每天对着髹口叫嗓练唱，尽量把声音闷在髹里。虽然这些练声方法并不科学，但她的苦练也没有白费。凡是看过她演出、听过她演唱的观众和行家，齐声称赞她的唱念字字送听，声声有韵；说她善于把鼻音、后脑音与喉音结合起来运用，唱腔清晰醇厚、柔和委婉。这些褒奖之词一点也不过份，可以说她的演唱达到了字正腔圆、悦耳动听。这是同她当年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分不开的。

解放初期，陆锦花在国内大戏院（在新世界商城北面，现已拆除。）演出。这个剧场原是放电影的，有四十排座位。当时没有扩音设备，可许多老观众对她这一阶段的演出印象特深，至今还常常提起当年在“国联”看戏的情景，说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清她唱、念的每一个字。再如，由于她小时候学戏唱戏天天上“站课”（所谓“站课”，即上台跑龙套要站，“偷”戏立台角要站，开饭要站，连化妆也要站。），每天一站就是十几小时，所以她的小腿功至今还很好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当她重上舞台，穿上十三年未登的高靴时，居然仍能自如地稳步行走，这不仅使同行对她刮目相看，称赞她功底厚实，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。

这应该归功于她幼时的“站功”吧！如今，她已越古稀之年，仍能双腿盘坐在椅上多时。在上海的近廿位年轻后辈，竟无一人能仿效她的坐功。



## 四、被藏在行头箱中几个钟头

旧社会艺人除了生活苦不堪言外，有时还会遇到地痞流氓的捣乱。在敌伪时期，有一次，她刚演完戏，戏馆里突然闯进几个查夜的日本人和伪兵。师傅们明白这批坏蛋有几根坏肚肠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他们赶紧把几个长得端正的姑娘藏起来。有的藏在布景堆进破椅子堆中。则粗中有细，勿进一个大行头箱徒弟像老戏《借林逢春那样，被里，张福奎还特地地方撑了一根硬坏蛋看看没有什姑娘，再加老板票，总算被打发前后也折腾了近这些人一走，师傅箱子，扶出陆锦花



40年代的陆锦花

脸色苍白，一副的样子。坏人走了，气氛也轻松了些，有人逗乐地问：躲在箱子里的滋味怎么样？陆锦花诙谐地回答：啥人要晓得躲在箱子里的滋味，可以自己躲进去试试，尝尝味道，我可说不清楚。她又自慰地补充道：不过我很幸运，有师傅保护，没有像林逢春那样被闷死。大家听了都笑了，师傅听了这句话，又是乐滋滋的。

里，有的藏张福奎师傅忙间把她藏中。为了怕红灯》中的闷死在箱子地在落锁的木片。这些么长相好的递过一些钞走了。这样两个钟头。傅马上打开花，只见她惊魂未定的





## 五、唱三肩小生、学头肩戏文

“四友社”解散之后，陆锦花随师傅到金门大戏院唱三肩小生。那时戏班的头肩花旦是魏银凤，小生是沈君玉。在那里，陆锦花依然刻苦学戏，处处做有心人，演什么学什么。除了学她本行戏路，还要顶老生戏、小花脸戏。有时头肩小生有事迟到，老板就要她顶头肩小生的前二场戏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常常是师傅临时给她说一说戏，她就匆匆上场了。因为她是个有心人，平时头肩的戏也偷偷地在学，当戏顶上去后，观众反映也不错。有人说三肩小生不好唱，这是颇有道理的。因为他既要学头肩的戏，又要学二肩的戏，还要随时准备顶其他角色的戏。做三肩不早早做个有心人，多学几手是不行的。在《王华卖父》一出戏中，她就扮演过小花脸。那段时间，台上天天换戏，她也不断跟着换角色、换行当。演一行学一行，这对她确实是个锻炼，也让她学到不少演技和本领。

有一次，唱头肩的小生因病，她顶了头肩的角色。观众被她的扮相、表演、唱腔所吸引，掌声如雷。这时不但没有人退票，反而越演越热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观众与老板已经预料到越坛将有一颗新星升起！

那时，演戏的大小角儿，行头都是自备的。陆锦花因家贫，自己做不起行头，都是去租借的。有一次，要上演《杀子报》，她扮演戏中的儿子，可服装无处可租。因为隔天就要演出，这下可急坏了她和她师傅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件事，很快被她阿姐知道了，为了妹子演出，阿姐便瞒过婆婆，“偷”出自己结婚时挂在厅堂中的“喜幛”，由母亲连夜赶制，总算赶上了第二天日场的演出。陆锦花与作者通国际长途时，回忆起这件事，仍怆然伤怀，辛酸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

## 六、1942 年越剧改革 她是袁雪芬的合作者之一

说到越剧改革不能不提一下时称“越剧皇后”的姚水娟。她是越剧改革的先行者。1939年9月，她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“孤岛”，第一个聘用编剧樊篱（实行编导制），第一个开排新戏——《巾帼英雄花木兰》，第一个组成以“越剧”命名的水运越剧团，其作用不容低估。然而，越剧与新文艺结合，形成编、导、演、音、美综合舞台艺术，那是袁雪芬在1942年底推出的《古庙冤魂》开始的。

1942年底，在上海大来剧场，二十岁的袁雪芬开始越剧革新（现统一称为改革），为越剧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当年十五岁的陆锦花是袁雪芬翻开历史这一页的助手和见证人之一。陆锦花年纪虽小，却锐意进取，为翻开这一页历史出了

13



15 岁时演《古庙冤魂》





前排：范瑞娟、陆锦花、徐玉兰、徐天红、魏小云  
中排：应菊芬、尹桂芳、戚雅仙  
后排：吴少楼、王文娟、张桂凤

一把力。改革的第一部戏是《古庙冤魂》，演员（也是第一批改革的合作者）有张桂莲、王银凤、张桂凤、陆锦花、梅月楼、沈月凤等。首次成立“剧务部”，有编剧、有导演，还有舞美人员。过去是师傅说戏、教动作调度位置，现在由编导来完成。首先给陆锦花的感觉是挺新鲜的，再是这些先生有文化有修养。《古庙冤魂》是用幕表与剧本相结合，幕外仍用幕表，幕内用有文字的剧本。陆锦花觉得自己念书不多，通过读剧本念台词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。如《古庙冤魂》四字，过去她只识‘古庙’两字，‘冤魂’两字平时说得多但不会写。有一天演出结束回家后，她先用毛笔练写了一百个‘冤魂’，夜宵却由一碗热面变成了冷面，娘戏说道：“你被‘冤魂’缠住了”。

大来剧场从第二个改革戏《断肠人》开始，全部采用完整的剧本。陆锦花也从此在剧本中学习历史、学习文化。

大来时期的改革，陆锦花还认识不到它对剧种发展有如此重要的意义，但她钦佩袁雪芬的求进求新的精神。

1947年，少壮剧团成立时，陆锦花一是物色搭档觅演员，二是请编导、舞美人员，建立“剧务部”，为越剧改革添砖加瓦，推波助澜。👑